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呂子奇尤其興奮，一來是對金蒲孤射技的敬佩，二來是金蒲孤表露的這一手絕技，使他們出了一口被奚落的惡氣，乃鼓掌大笑道：

「這真正是仁者之射，不傷一條性命，展示無雙絕技……」

駱洛仙尤為興奮，笑逐顏開地道：

「爹！您還有什麼可說的，金大俠這一手連您也做不到吧！」

駱勇恭身致敬道：「金大俠妙手神射，小可們萬難企及，敬承賜教，傾心無已……」

駱強卻神色一變過：「我不相信一枝箭能做到這樣！」

駱勇大不以為然道：「強哥！金大俠祇用了一枝箭！」

駱強哼了一聲道：「一枝箭可以玩很多花樣，比如說這個樣子……」

說完用手一揮，將蜂巢掣飛起來，撞在牆上，那許多野蜂都被掌擦擦人粉壁，排列成一個「騙」字！

這傢伙的內功相當精純，舉手之間，可以將柔軟的蜂身嵌入硬牆，證明他已有飛花卻敵，摘葉傷人的程度！

金蒲孤也變色道：「閣下以為我是在射技以外，還用了別的功夫？」

駱強冷笑道：「這個倒不敢說，因為大俠除了箭之外，並未施展別的功夫，可是大

俠特別的工夫加在箭上，似乎失去了射的本意！」

駱勇連忙道：「強哥！你不能這麼說，全大俠能將功夫加在箭上運用入化，仍是值得我們傾服的！」

駱強冷笑道：「那祇能說他的內功精純，並不是證明他的射技高明？」

金蒲孤臉色一沉道：「閣下以為要如何才能證明？」

駱強冷冷地道：「很簡單！你叫這些蜂子自己說出他們的翅膀確是被你的箭簇射下來的！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閣下這分明是強人所難了，即使他們能開口說話，也被閣下的掌力震死，有心無力了！」

駱強哈哈一笑，用掌在牆上一拍，那些蜂群又被震彈出來，聚在木架上，蠕蠕爬動，沒有一頭是死的！

他指著蜂群道：「他們都還活著，我早想到大俠會利用這個藉口推托，所以特別留下活口以供對證！」

金蒲孤見這人不僅武功奇高，心計也相當之工，乃冷冷地道：

「在下自承無法使得他們開口，因此也無法說出在下的手法未曾玩花樣，不過閣下

若是照樣能表演一下，在下就自甘認輸……」

呂子奇也道：「不錯！貴管家掌法已臻化境，用到箭上一定更為高明……」

駱強一瞪眼道：「我學的是規規矩矩的射法，不會玩這些滑頭花樣！」

駱仰和覺得他簡直在無理取鬧，乃瞪眼叱道：

「駱強！輸了就認輸，不要這樣無賴……」

駱強冷笑道：「認輸可以，可是服氣卻難，尤其是輸在這種手法上，不如乾脆比比內力……」

金蒲孤忽而一笑道：

「在下一向就沒有學過規規矩矩的射法，高明當前，在下倒想領教一下！」

駱仰和忙道：

「金大俠，你別跟他一般見識，他一向就是這個死不認輸的脾氣，所以才取名叫強！」

金蒲孤道：

「不然！強必有強的理由，貴管家所持之輸，並無不當之處，至少在下無以自明，這樣吧，我們再來一次！」

說完用手拈起兩頭野蜂，推進牆上駱強先震出的洞裡，祇留蜂尾在外，然後對駱強道：「我們再射一次，各取一蜂窩的，不過在下加一條小小的規定，就是不能傷害這蜂的性命！貴管家意下如何！」

駱強遲疑片刻才道：「可以！但不知要在多遠的距離，用幾枝箭！」

金蒲孤道：

「距離隨便，貴管家要用幾枝箭也悉聽尊意，不過在下習慣於一箭定的……」

（一五）



招魂

倪匡

齊白一矮身，從那洞中鑽了進去，全神貫注，在研究如何打開棺墓，我忙道：「齊白，反正一年之內，你隨時會到這裡來，別心急打開棺墓來！」

齊白抬起頭來——或許是我的心理作用，我竟覺得他的雙眼之中，有一股妖異狂亂的光芒，通常，祇有亂葬崗上的野狗，吃了死人肉，才會有這種可怕的光芒在眼中射出！

我心中駭然，但齊白這時所說的話，卻十分有理性：「你不想確定一下，這棺木中是不是有屍體？」

我歎了一聲，直到現在，齊白竟然還在懷疑那「建文帝」可能是從棺材中逃出來的「老鬼」！

我悶哼了一聲：「你去證明吧，我要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。」

齊白已經把一件不知是什麼的工具，插進了棺材之下的隙縫中，口中「喇」了一聲。我轉身向洞外走去的時候聽到了難聽的金屬鋸動的聲音傳出來。到了山洞外，我自然先去看下面，看到那人仍然木然立在那裏。

他的那種神情，實在人人都可以看得出，這是一個十足的精神病患者。而且是絕無希望的那種，簡直已失去了獨自生活的能力！可是在我掌握他之前，他卻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「皇帝」！我不認為我的一下掌握，會把一個正常的人打成了這樣子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在我掌握之前，和掌握之後，必然有巨大的變化在這個人的身上發生，祇是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變化而已！

回頭看，齊白仍然在墓中，看來他正在努力工作，從那個洞中，有閃閃的光亮傳出來，閃耀在整個山洞中，看來十分詭異。

我估計他要花費不少時間，而且，對於結果，我可以肯定——那棺木之中，自然有著屍體，正是歷史上下落成謎的建文帝的屍體！

齊白的發現，是歷史考古上的一大發現，可是卻有更多更神秘的現象等我過去發現：明明是一個現代人，如何會自認是一個古人？而且，居然也發現了這樣隱秘的一個所在！

我決定再去面對那人，看看是不是能在他身上，找到一些解謎的線索。我向山洞大聲說了一句：「我先下去了！」然後，我走出石洞，沿著石階下去，一直來到了那人的面前。

我離開那人並沒有多久，或是當我又來到了他的面前時，我著實嚇了一跳，他仍然穿著華美之極、繡工極佳的錦袍，可是神情的癡呆，卻又有更進一步的趨勢。

如果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，第一眼看到他，毫無疑問，會一下子就確認他是一個白癡！

祇有白癡才会有這樣癡呆的神情。一般精神病者，雖然也有癡呆的，可是也很少有天生白癡那種與生俱來的癡呆神情！

我呆了一呆，本來，我還想在他身上，探出一點什麼線索來，可是如今看到這樣的情形，顯然沒有什麼可能了。我望著他，他也用十分呆滯的神情望著我，我歎了一聲。（七十五）

「我沒睡著，就要起來了。」

「別嚇人好不好！平常你洗個澡不用十五分鐘，現在都四十分鐘過去了。」

有這麼久嗎？「放心啦，我頭好壯壯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崔幼晴從浴缸一起來，才感到真的有點冷。別幻想太多，要是感冒了，那就得不償失嘍！

「請問是崔幼晴小姐嗎？」

手機那頭有著親切可人的聲音。「我是。請問你是哪位？」沒有顯示來電，崔幼晴客氣的詢問。

「我這裡是權威生物科技，我姓王，崔小姐三天前有來權威面試。」

「王小姐，妳好。」一聽到權威兩個字，她的心窩突然怦怦亂跳。

「我們研發部的孟經理已經決定要錄用妳小姐，不知道崔小姐什麼時候可以來權威報到上班？」

「噢！」她耳朵有問題嗎？還是她還沒睡醒？「我錄取了？怎麼可能！」

早上十點，她還在睡大覺，卻被手機鈴聲給吵醒，腦子原本還迷迷糊糊，這下完全被嚇醒了。

「崔小姐這麼沒自信嗎？」王小姐打趣的反問。

「不是沒自信，是因為有那麼多人去應徵，況且，孟經理好像連薪水待遇都沒跟我談。」

「孟經理要我轉告妳，就按照妳寫的希望待遇，我們公司不會讓妳吃虧的。」

「……」哇！這麼爽快，讓她簡直不敢相信。

沒聽到崔幼晴的回話，王小姐繼續說：「崔小姐，不知道妳幾號能來上班？」

「等等！我可以讓我考慮看看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不知道妳什麼時候可以給我答覆？妳知道的，我們公司也是急著

要用人，希望能盡快找到符合的人選。」

「今天，今天下班前我一定給妳回復。」

崔幼晴抄下王小姐留下來的電話號碼，才掛上電話。

他會用她？他怎麼可能會錄用她？！

他是可憐她嗎？還是基於不好意思？

找到工作，她應該是要用學國歡騰的心情，放一大串鞭炮來慶祝才對，結果她卻一點興奮的感覺都沒有，反而有種說不出口的沮喪。

悶悶地，胸口像被棉花給堵住，原本她心裡就篤定孟虎一定不會用她，所以這三天來她根本沒想過要不要去上班這個問題。這下好了，她陷入了為難的困境當中。

十點上班的會場已經出門了，眼前她完全沒有商量的對象，如果瑪俐在，她或許還可以找她聊聊。

哇，好煩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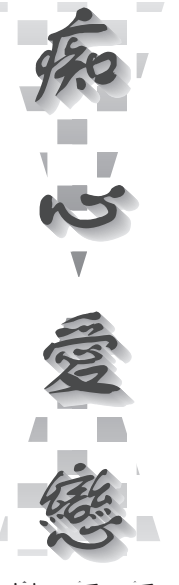
若去上班，天天看著他，卻又不能喜歡他，她一定沒辦法工作。

若不去上班，光看著存折裡那祇剩四位數的存款，她就很想哭。

去上班好了。至少得先賺錢。不行，她不能去上班！

他是個好人，都這種局面了，他還會用她，可見他的心地真的很善良。

她反覆想來想去，卻還是沒辦法決定；別說早餐了，就連午餐都忘了吃，直到下午三點，她的手機再度響起。（七）



說到這裡，哥哥又開始劇烈地咳嗽，他的太陽穴附近已經冒出許多冷汗。

「藥……把藥給我！藥……誰把藥拿給我……」

小梅和小竹姑婆互望一眼，然後輕輕地點一點頭，接下來其中一位將放在枕頭旁邊的盒子打開，並從盒子中取出一包藥包，另一位則把吃藥用的杯子遞給哥哥。

「來，久彌，你的藥。」

原先把頭埋在枕頭裡的哥哥聽到了，立刻抬起頭來。當他正要將吃藥用的杯子放到嘴邊的時候，突然一副想起了什麼事的樣子，轉頭向著我說！

「辰彌，這就是久野表叔開的藥，你仔細看，很有效呢！」

我到現在還不懂哥哥為什麼那樣說，到底他那時心裡在想些什麼？難道他真的在誇獎久野表叔？可是那句話卻又如此巧合地諷刺著接下來發生的大事件！

吃了兩位姑姑拿來的藥後，哥哥躺在枕頭上一段時間。他的咳嗽好像暫時停止了，但是不曉得是剛才太過疲累，還是他纖細的肩膀已經無法再承受任何打擊，此刻他慢慢地平靜下來，我看了不禁跟著鬆一口氣。可是就在那一瞬間，哥哥突然全身痙攣。

「啊、啊、啊、好……好痛苦，水……水……」

他從床上彈起來，把手伸進嘴巴去，拚命往喉嚨裡灌。他這個舉動把在場的人都嚇一大跳，和剛才咳得很痛苦的時候相比，簡直是十倍有多，我突然想起外公去世前全身顫抖的樣子。

「啊……姑婆……哥哥他。」

兩位姑姑看到哥哥的痛苦和平常不同，也手足無措起來，她們趕緊將喝藥的杯子遞給他，但是哥哥已經無法再喝了，祇聽見杯子碰到牙齒發出的喀喀聲。

「久彌，把這個拿好是水啊！你看這不就是水嗎？」

祇見哥哥把杯子一甩又開始努力地向喉嚨裡灌，直到他吐出大量鮮血在雪白的床單上，而後，他就一動也不動。

怪客金田一耕助

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毛骨悚然，當時我在那個黑暗的房間裡，感覺到有一股如黑霧般的邪惡之氣籠罩著大家。我直覺有某種東西威脅我的安全，很想衝動地逃離那裡。

各位讀者，如果你們想嘲笑我神經兮兮的就儘管笑吧！對我而言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的經驗了。外公那一次也好。哥哥這次也好，祇要那種壓迫的感覺出現在我的腦海中，下一個瞬間他們必定都是慘死，而且臨死的痛苦樣子都相同。

毒殺……這個字眼在我的腦海裡一閃而過，就是基於上面的理由。但是，其他人卻出乎意料地鎮定，久野表叔為哥哥注射了二、三針之後，見他始終沒有反應，終於放棄急救，搖搖頭說：

「節哀順變，因為他太興奮了，所以加速了死亡的脚步。」

我很驚訝地看著他，他的話讓我感到十分懷疑，然後我失望地看著那些苟同他的看法的人。（三十七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不多一會，將那四首詩都和完了，取過一方彩箋，寫得端端楷楷，也不落款，自己拿在手中，低低吟誦。那詩道：

幾年庭院閉東風，自信人間路不通。芳草渾將衣帶綠，山花閒映玉釵紅。

鶯兒隔樹歌相和，燕子窺簾語略同。誰遣尋春來此地，題詩錯擬蕊珠宮。

其二 高樓計日怕春歸，漏日春花已漸稀。蝴蝶有情常弄樹，晴絲無力故牽衣。

堂前舊識來雙燕，竹上新斑想二妃。靜卷朱簾無個事，夕陽山頂暮雲飛。

其三 聰明未敢擬前人，學得吟詩暗惜春。團扇偶題工尚淺，霜毫無法筆難神。

憐才喜遇風雷手，問字漸為閨閣身。白雪調中休見狎，紅裙著地不沾塵。

其四 三春花月幾多時，蝶使蜂媒怪兩遲。每以私奔輕卓女，頻將自薦笑西施。

憐君客枕應含恨，念妾深閨亦鎖眉。不見東風桃李樹，回頭花落子遲遲。

柔玉小姐將詩吟誦了一回。低聲喚道：「蔣郎，天若使我是個男子，與你並驅中原，也不知鹿死誰手！」說罷，正要封了，以待便中致與蔣青巖。忽聞有人上得樓梯響，柔玉小姐忙將詩稿藏過一邊。祇見韓香急急忙忙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小姐不好了，禍事到了！」柔玉小姐聞言，驚得面如土色。不知是甚禍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惡姻緣變好姻緣

話說那柔玉小姐，聽得韓香之言，一驚不小，忙忙問道：「我家隱居深山，是甚禍事？」韓香道：「小姐你還不知麼，這件禍事卻是從三位小姐身上來的。朝中有個權臣越公楊素，他是隋家開國元勳，權傾中外，性極剛戾。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有三位小姐，於今特差一個官兒，繼了聘禮來到，說他越公開得三位小姐都是傾國傾城之貌，要求一位與他兒子做親，若肯依允，便無他事；倘若不允，他便要下手我家哩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天啊，此事如何是好？」韓香道：「小姐莫惱，於今卻又恭喜小姐了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你敢發癡麼，既是這般禍事到了，安有喜事，難道老爺將我許了楊家不成？」韓香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老爺見楊家人到，一時無計推脫，祇得權將蔣官人假作大女婿，張官人假作二女婿，顧官人假作三女婿。我想別事都懂得，這件事可是權得的？將來三位小姐，定屬他三人，恰好小姐許了蔣官人，豈不可喜！」（二十五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